

# 私人記憶的時間文獻

中國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家之一宋冬近日首次在香港舉辦個人展覽，並邀請本地超過400位公眾共同參與，完成《三十六曆》。他從女兒幼時的填色書中受到啟發，以個人化的視角，將記憶中從1978年至2013年之間發生的事，以中國掛曆的形式，繪製並書寫在每一格中。而參與者則可根據個人的喜好，在其年曆上進行任意「編改」、「註解」，為作品提供不同層面的歷史敘述。

此次活動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和西九文化區M+合辦。據悉，待展覽結束後，《三十六曆》將成為一個線上項目，並提供下載和打印，從更大層面上實現當代藝術與公眾對話的可能。

文：Cate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在內地展出。」上周末在太古坊舉辦的《宋冬：三十六曆》的研討會上，46歲、留着齊肩長髮的宋冬對台下觀眾說。2年前，宋冬受邀參加亞洲藝術文獻庫的藝術家駐場計劃，在1年多的時間裡，他逐漸完善以個人記憶製造「歷史文獻」的概念。通過選取中國人普通家庭使用的「掛曆」為媒介，宋冬以每日為單位，親手繪製了從1978年起後36年的年曆內容，題材涵蓋個人經驗中的社會政治、歷史、藝術史事件。

「瑪雅人有自己的『曆』，而我們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曆』，世界就是由這些無數的不同的『曆』構成。其實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客觀。……我們與時間似乎是無縫地粘在一起，但對意義上的客觀。……我們與時間似乎是無縫地粘在一起，但對意義上的客觀。……我們與時間似乎是無縫地粘在一起，但對意義上的客觀。」宋冬這樣解釋他的創作初衷。從6、70年代作為「權力中」，到80年代的「時尚藝術品」，到現在的「奢侈禮品」，掛曆視覺包裝變化的本身，就折射了時代的轉向。

## 製造的文獻

1978年是宋冬的第一個本命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但宋冬說，除了那些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外，入選年曆的題材則以他個人的記憶為主，「記得住的就是重要的。」為此在開始創作時，他就先製作了一份年表，從海量的大小事件中篩選出個人的生活脈絡。

作品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他記憶中的畫面，一部分是他對畫面所寫的註解。文字和畫面並非一一對應，卻形成了更豐富的解讀空間。原稿中的錯別字和病句也被他保留下來。

這種以看似嚴謹的文獻紀錄帶出被歷史洪流掩蓋住的個體經驗，讓人不禁聯想到他的代表作品《物盡其用》。那是他在父親辭世後，他與母親一起整理舊物中得到的啟發。他的母親令人驚訝地積攢了過去50多年中使用的家庭用品。這些上萬件的作品將宋冬的個人情感與歷史記憶融為一體，又被宋冬加以整理和歸納，展現出中國老百姓的生存哲學和生活智慧。

這次參與他作品的公眾人士多達432位，與開幕日當天，每人拿到36年年曆中的一個月，調動個人的記憶，對宋冬的「私人文獻」進行再創作。對宋冬來說，群體的參與令他更興奮，「這是一個關於自由表達的體驗，由於歷史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客觀陳述，參與的觀眾可以提供更多不同的歷史版本。」

講座當日，已有部分公眾參與的作品展示出來，宋冬說，他要找一個時間，好好體會，「高人都說，通過這個作品，我更關心的是觀眾怎麼看？」他承諾絕對不會賣掉這些作品，而是將作品掃描保存。

「我的年曆中，提到了很多香港文化的事件，」宋冬說，「香港在80、90年代對內地的文化貢獻很大，我也希望展覽能讓人看到兩地之間不同層面的聯繫。」

宋冬和母親合作的《物盡其用》



太古坊《三十六曆》展覽現場



宋冬作品部分《三十六曆》



參與《三十六曆》的公眾參與再創作的作品。

## 丹青豐碑 當代國畫名家精品展

為弘揚中華文化藝術，鑄就國畫藝術豐碑，由中國當代美術雜誌社、人民美術出版社、省工商聯等主辦，圈樓書畫院承辦的「丹青豐碑·中國當代國畫名家精品展」於近日在長春舉行。

據了解，本次展覽共展出了當代國畫名家盧禹舜、唐勇力、王春雨、李崗、劉鑽等人的近百幅山水、人物和花鳥畫精品佳作，並於當天舉行了「書畫藝術與市場建設研討會」。盧禹舜、付京生、劉國、王馳濤等畫家和美術評論家就中國書畫在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傳統書畫與現代書畫的收藏和潛力以及書畫市場未來發展的趨勢和走向等進行了充分研討，共同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建言獻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艷利

## 文化快訊

### 「莎!翁!登!場!」 雙語家庭同樂日

為慶祝成立十周年，香港小莎翁為大小朋友誠意呈獻雙語家庭同樂日——「莎!翁!登!場!」，邀請專業導師帶領工作坊及上演有趣雙語互動莎劇《喜戲洋洋》，讓莎劇與生活結合，增加大眾對莎士比亞及劇場興趣。一個別具意義、娛樂與教育並重的親子節目，期待家長與孩子一同參與！費用全免，歡迎6歲或以上大小朋友參加。

日期：2013年3月9-10日(星期六及日)

時間：10am-6pm

地點：港島東太古坊康和大廈1樓ArtisTree

請於www.s4a.org.hk報名



內地著名策展人歐寧(左)與宋冬對談。

## 用水墨舞蹈 「舞跡——廖東梅及廖井梅作品展」

香港展能藝術會在1月25至30日假香港中央圖書館5號展覽館舉辦「舞跡——廖東梅及廖井梅作品展」，展示廖氏姊妹分別最新創作的作品。繼2001年「軌迹」後，這對姊妹再度合作，透過畫作，在豔麗色彩和誇張線條相結合，讓看畫的人走進她們十年來的心靈世界。

廖東梅出生時因腦部缺氧，導致四肢痙攣。但她沒有因此放棄，反而積極面對生命，努力發展自己的興趣——畫畫，以表達對生命和大自然的熱愛。作為一個輪椅使用者，她從輪椅舞中得到啟發，創作出作品「一惜間蹤影」。她以濃重的色彩和剛勁有力的點線面，透過中國水墨方式，繪畫舞蹈的動態和節奏，把舞動時自由的一刻記錄在薄薄的宣紙上。



廖東梅(右)與姐姐廖井梅

東梅的創作靈感多來自日常生活。姐姐不時帶她到街上走走，接觸到了大自然，靈感便油然而生。她表示，每天都有不同的創作靈感，有時一邊想一邊畫畫，有時則花上數天才有靈感。她的早期作品可籠統地分為二種——早期構圖較朦朧、較柔和的畫風，以及後期以強烈色彩作為對比的風格。問及暗沉的黑色豈不是和東梅的積極人生有矛盾嗎？東梅告訴我們，黑色不一定代表深沉的，在其它色彩的對比下，反而變得很突出、很強烈，就好像她對命運不屈服的意志和信念。

廖井梅則展出稱作「我一語」(I-Phone)共十幅的作品。她以油畫表現舞動和靜止的身體姿態，透過寫實技巧融合抽象的視覺空間，獨特的畫風呈現在現實與虛幻交接之間。

1月25日「舞跡——廖東梅及廖井梅作品展」的開幕禮上，多位嘉賓到場主禮，給予廖氏姊妹鼓勵和支持，包括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先生、香港文化技術基金會總幹事米繼紅女士、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譚美兒女士、香港水彩畫研究會會長沈平先生以及香港展能藝術會委員(策展人)鄭嫻琦女士等。

採訪：記者張夢薇

## 讀城記

文：小蝴蝶

### 巴黎的憂鬱

如果恨一個亞洲人，請他去巴黎。日本人有巴黎憂鬱症，中國人近幾年也有所體會。在大牌專賣店受盡臉色，要比對着手勢諂媚。坐在著名的左岸咖啡館，男招待對你不理不睬，單手托盤好似搖擺舞道遙經過，餘光都懶得瞟過來，即使最後用一把小費出去，人家冰雪聰明的蔑笑也會讓你心虛起來。失魂落魄走在巴黎街頭，不知何時手機和錢包，都已經被吉普賽女郎摸走，再突然竄出幾個阿拉伯小伙，手裡的名牌購物袋就和他們一起揚長而去了。

不是開玩笑，亞洲人在巴黎確實會這麼倒霉，也許就因為長得和他們不一樣。這個解釋似乎看起來有點眼熟，不就是——「種族主義」嗎？其實也不盡然，其他各國遊客(尤其是美國人!)，如果不說法語，沒有Parisians的派頭，也多多少少會遇到類似的場景。這是一種「巴黎主義」，如果你只是想去那兒旅遊，這將是必然會遭遇的情境。即便如此，你依然會把手指戳到地圖上的那座城市上，說，下一站就去那兒!

拉丁區仍然是最值得探索的一帶，只要那幾所著名的文學院還在，那幾所常年播放新浪潮的電影院還在，那幾家淘二手碟片和舊書的店舖還在，巴黎就還是巴黎。它活在戈達爾電影裡那些鮮



明的工業撞色裡——漂染金髮的巴黎女郎，穿着六零年代電光藍的毛衣，空虛的雙眼裡什麼都沒有，對着你舉起一把手槍，哦，她崇拜革命。去馬萊區會朋友，見面自然是法式吻頰，道的是這分別再會的惆悵，再去珍珠咖啡館一醉方休——這裡是加利亞諾和猶太女人吵架的地方，他因此丟掉了飯碗。

巴黎是一個動起來的地方，它不僅是塞納河兩岸那些關於人類文明的、靜置的奇跡，它本身是一個充滿了恩愛情仇的煙火氣的地方，關乎小偷、強盜、妓女、詩人、八卦和一夜情。十九世紀的一個詩人(這裡從來不缺乏詩人)，他走在被時任市長豪斯曼改建的街頭感歎：Paris change!(巴黎變了!)他又怎會料到在今天，路易威登集團把他的典故，用在了最新的皮包廣告上。

在我入住的左岸小酒店的門口，牆上一塊不起眼的金屬上刻着：「在這間酒店，1919年春，安德烈布列東與菲利浦蘇波被邀至此，寫出《磁場》一詩，超現實主義由此誕生。」無需援引海明威那句著名的話了，巴黎就是一個超現實之地，它川流不息、瞬息萬變，又以某種方式存在——「巴黎變了!」波德萊爾接着說，「但我的憂鬱絲毫未變!」